

“男子汉”精神与特质从哪里来?

——2018 世界杯足球赛体育人类学聚焦

庄孔韶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聚焦讨论 2018 年足球世界杯赛, 探讨“男子汉”的精神与特质从哪里来的问题, 研究人格与亲情、各种形态的族群认同等体育精神动力之所在。以国别与族群文化之比较, 阐明足球发展的选择将顶层赛事紧紧连接, 青训—学校体育的链环是最具成效的。而足球等体育项目中“男子汉”精神与特质的当代培养基础, 主要在于学校体育活动的他律与自律需要不失时机地优先发展, 因为对于青少年成长与励志而言不可或缺的“成丁礼”地点, 就在于他们所在的学校体育场地。

【关键词】: 族群认同; 共聚性; 文武之道; 青训; 学校体育; 竞技智慧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656(2019)04-0088-07

每一届足球世界杯的教练团队, 都是根据过往的重要赛事思考战略战术, 找到新的应对办法, 甚至要预估对方球员状况, 来改变阵型的细部。组织一支球队不只是技术问题, 它需要靠时间沉淀。时间性可以是举国意义上的实践历程, 也可以是地理区域性、人文与文化区域性的选择, 单纯技术上思考的球队形成不了伟大的事业。可以说, 论输赢的即时性因素很多, 但区域哲学与文化精神成功的足球实践更容易获得成功的机会。例如上一次世界杯的“德国战车”模式, 以及更早显示出的南美桑巴个体主义艺术足球, 他们都是历史性的哲学与技术相结合的典范。这是单纯套用技术是不可比拟的, 更何况是希望“短频快”取胜的砸钱行为。如何评估球队, 不仅仅是技术考量, 还需要花时间观察, 分析我们尚不熟悉的族群与文化背景。“应该说, 像足球这样的集体性大型项目风靡世界, 除了体现人类体育精神以外, 其背后总是与国别政治、商业运作、族群认同、文化多样性展示等相关。”^[1] 笔者此次世界杯的人类学观察焦点是各球队呈现出来的“男子汉”精神与特质。

1 世界杯“男子汉”精神与特质的言说

这里是针对 2018 年世界杯男子足球赛而言, 性别之争不是这里的焦点。“男子汉”精神是最通常和容易理解的大众说法。例如泰森、李小龙的彪悍和成龙带着幽默的武功, 足球上的梅西、小贝和卢卡库等都属于不同风格的男子汉精神形象; 如果以体育的群体而言, 足球的德国战车和桑巴军团成员也如是。而学术上说的男性特质、男子气概(几个相关的近似的词 masculinity、manliness、manhood)或中国人常见的说法阳刚之气之类, 这种认知显然导源于生物学先天论和生物人类学的观察, 也有后天不同地理区域与不同文化附加的延伸性理解与建构, 以及“文化性解释

收稿日期: 2019-07-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足球振兴的文化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17ATY004)。

作者简介: 庄孔韶(1946-), 男, 北京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汉人社会的基层组织与运转、应用人类学的公共卫生领域, 影视人类学。

的传承”^[2]。

例如,安达卢西的斗牛士享有极高的荣誉和尊敬,被西班牙人认为是力量、勇敢、优雅与绅士的象征:“骑士们与野生的公牛相遇,以其独特的高贵和勇敢,比起逃生宁愿选择战斗,并且永不退缩,至死方休。”^[3]斗牛过程中怯懦的斗牛士是不会得到观众掌声的。同样,足球的硬汉英雄主义也需要道德的限定,如内马尔夸张翻滚瞬间凭直觉的无德判定难以解释,以及韩国队的犯规频率和日本对波兰队的耗时表现则是相反的案例。安达卢西亚斗牛士和观众历史性互动的力量与勇敢的认同的精神就是所谓的男子汉的精神,它“存在于诸多社会形态之中”^[4]。如果女足踢得很勇敢(巾帼英雄)而归结为“女汉子”的勇猛,那一定会被抨击为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本文言说的“男子汉”精神与特质,是不计较性别的刚健勇武和不可战胜的精神。

思考这种精神的内涵,既有学术的和面对公众的不同考量,还要讨论社会文化的烙印。站的角度不一样,例如站在中国情境说中国男子足球,和站在世界杯的整体意义上谈足球,其思路是不一样的。如果这一届世界杯我们暂且很难找到一个新的足球成功解释模式,那么我反而认为此次世界杯的征战参与球队均展现了异彩纷呈的“男子汉”精神与特质,这无疑是足球世界杯的重要精神展现。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总结这些拼搏男人组成优秀的足球队,已经具备了真切可见的男子汉精神,强健、勇武、刚毅、顽强、坚忍、自信、信念、认同、自制、激情、情义等特质(也许这些罗列的特征并不一定是各个球队并存的)。这些特质并不仅仅是说男子足球队员,实际上也可以用于讨论女足的巾帼英雄们。

2 世界杯“男子汉”精神图示与硬汉作风

精神的动力可以产生勇武、坚忍、激情和一往无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充满了同球队相关的多种徽记、旗帜、标语、图示等,当然携带了国别和区域政治、族群、文化的或明或暗的象征和隐喻。此次世界杯小国办大事、出尽风头的格子军团赢得亚军,受到克罗地亚举国的欢迎。那个球衣上与众不同的红白格子棋盘图案,大约 11 世纪首次出现在克罗地亚的一个圣洗池边。衣领内用克罗地亚文写着“Budi Ponosan”,意为“引以为傲”^[5]。在俄罗斯经过七场鏖战,克罗地亚捧得世界亚军,与莫德里奇的神勇表现密切相关。他只有 66 kg 重,却在半决赛后他的跑动距离达到惊人的场均 10.5 km,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跑动王者。

本届世界杯,阿迪达斯公司与俄罗斯足协(RFS)携手推出了俄罗斯国家队全新的主场球衣,意在从俄罗斯过去的伟大成功中汲取灵感。新球衣的领内用新技术藏有白、蓝、红三色衬底,并饰有金色的双头鹰图案,这些都代表了俄罗斯的形象,但请注意,上面还印着他们的口号“ВместеКПобеде”,翻译过来是“团结起来获取胜利”。在俄罗斯,人们会用象征和隐喻塑造出当下俄罗斯人的审美和对世界的看法。“对于球衣的精心设计,前俄罗斯队中场核心杰尼斯·格鲁沙科夫说,新球衣的经典款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过去那些伟大的胜利,这将有助于我们在比赛中更优异地发挥。”^[6]的确,东道主俄罗斯从小组赛就踢出了战斗民族的血性。沙特仍有亚洲的细腻脚下功夫,但抵不住俄国队“简单粗暴”的“高空轰炸”^[7]。

本届世界杯的 32 强中,俄罗斯队的世界杯排名是最低的,然而俄罗斯人从小组赛开始就踢出了自己的血性,八分之一决赛,他们以不可逾越的坚强防守硬是把西班牙“斗牛士”们拖到点球大战,并最终淘汰了西班牙队(2010 年世界杯冠军);不仅如此,四分之一决赛,又与克罗地亚苦战 120 min,只是点球大战惜败。然而,俄罗斯人的告别却让人充满敬意。体现在俄国队失利后很快获得了观众掌声,此时二战时苏联经典歌曲《喀秋莎》歌声响起,向俄罗斯足球英雄们致敬!联想到俄罗斯队的核心久巴进球后,老教练切尔切索夫向久巴行了军礼的镜头,大概都是属于“在一起争取胜利”的寓意,也是俄罗斯人在庄严的世界杯展现象征美学,是体育与血性跨时空共聚性的真切写照。“这正是普京梦想世界杯带给俄罗斯的好处:照亮一个国家,鼓舞一个民族,助力一个充满活力和迅速现代化的大国屹立不倒。”^[8]

此外,足球世界杯成员就像是一个社团,他们需要协调各种认知分歧、反对歧视,在球队象征

的问题上,无论是体现何种族群与国家认同,其奥林匹克精神和世界杯精神在这个世界性体育社团里凌驾一切。例如,“比利时队内讧的焦点,就集中在法语和荷兰语的针锋相对上。首先,从比利时队的队徽上就能看出这一点。比利时队的队徽上,有皇冠、有麦穗、有黑黄红的国旗,还有 URBSFA 和 KBVB 两行字。这两行字的意思都是“比利时皇家足协。”^[9]前者是法语的缩写,后者是荷兰语的缩写,而为了更专心地比赛,足球队内是使用英语。

3 世界杯“男子汉”精神与特质的内涵与塑造

此次世界杯群雄并至,体魄与尊严、祖国与信仰、族群与社团都会激发出球员的斗志。那么此次西班牙斗牛士输给“在一起胜利”的俄罗斯队,难道输球的队就没有男子汉精神了吗?体育并不是以输赢论英雄,正是因为体育的专业性,像足球这样的群体团队竞技,和体魄、精神的力量混合在一起的还有团队整体、战略战术及应变能力。德国教练勒夫整整用了 8 年做准备,是他很好地将德国哲学、俾斯麦的铁血遗产、机器美学及足球中场快速精准传递结合起来,在上一届世界杯他们大比分战胜巴西队,夺得 2014 年大力神杯,被认为是如行云流水的德国战车战胜了艺术与个体的桑巴模式。

不过,尽管各有长短,多年来足球运动确实先后收获了成功的“桑巴模式”和“德国战车模式”,显然都是人类文化的足球体育遗产。因为这两个成功的模式是长久历史、哲学、文化智慧与足球战术整合而成;要知道,一个重要模式的形成,需要观察他们在历史与时空片段中成功之构成,还要包括观察所在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他们的教育和体育。如果说世界杯的男子汉们其特质或许在展现上不尽相同,却个个强健神勇;当这些勇士个体融进不同哲学与文化的球队群体,有时会转换出不同的男子汉特质,或者还会呈现巅峰或低谷的表现。

德国队从俾斯麦时代传递的一味的“铁血作风”^[10],在足球比赛运用上的确是一个选项。但单一的做法也会遭致失败,或被别人算计。勒夫当德国队主教练时,球的打法就开始改变了。他认为,关于一场比赛的实际掌控,也就是夺取对手的时间与空间以发展自己。“进攻”与“防守”的概念在统一的哲学里相互融合,主动进攻与防守反击同样都是掌控比赛的一部分。所以勒夫说:“进攻和防守,我有时候会把这两个概念从我的词汇库中删除。我要的是一种平衡。”^[11]

笔者关注德国足球也包括注意教练勒夫的衣着。今年世界杯比赛转播第一次勒夫上场的时候,他衣着懈怠,比四年前略胖且皮肤松弛。倒不是有不好的预兆,而是球队的确已经缺少活力。2014 年世界杯,德国球员一场下来总共 700 次的集体性中场精准短传(他国球队最多仅一半)和中路复杂成功渗透。到 2018 年已经不见了,“赛后的全场数据统计,在平均跑动距离这一项上,德国队不到 1 万米,平均跑动距离比墨西哥少了 1000 m。”^[12]墨西哥人用暴风骤雨击垮了四平八稳的德国战车。的确,勒夫难以调动全队的情绪,以失败而告终。

毋庸置疑,不少球队都会针对德国战车找对策。应该说上次大赛失利的巴西队,这次则表现了新的设计:在传控中突然改变速率、勇于传纵深冒险球;“中后场球员轮番插上射门的多点进攻是传控足球破密防的一大诀窍。”^[13]曾经大败于德国队的巴西队如今在这点上做得非常标准,而德国队和西班牙队则不然。在蒂特带领下掌握了传控足球精髓的巴西队正将这种先进战法的威力逐渐发挥出来,而德国则“背离了 Tiki-Taka 的本貌”^[13],缺少积极制胜和快速转换的导向。所以说一种前沿的足球技术运用得当与否其结局是不一样的。

的确,高傲与懈怠的德国战车意志消沉地败在莫斯科城下,“男子汉”精神受损。如今足球运动员的集体与个体的协调整合设计与实践一直是动态的,不可否认,场上竞技智慧也是男子汉精神特质之一。尤其是现代传媒无孔不入,各国球队的展示几乎是透明的,因此互相观摩和寻找对策更需要智慧,当然也需要认真汲取教训。

世界杯冠军法国队教练德尚说道:“我们的队员从以往的失败中获取了经验,已经从失败的阴影(输给稳健反击的葡萄牙)中走出来了。”他显然对战术上的进攻还是稳守的特征了如指掌。面对气壮山河的在精神和体能上达成了奇迹性结合的克罗地亚,德尚聪明地选择了特别的稳

健出击。德尚教出来的球员采纳了隐忍和高速、高效反击的打法赢球。总结一下这届世界杯最值得提到的战术之一就是“隐忍的智者出奇制胜”，不仅能快速撕破细密而呆板的集团军，也可以避其锋芒而闪击成功。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强调的，要发现不同凡响的男子汉智慧与特质。男子汉的精神可以在集团军的战车中爆发，也可以在隐忍中爆发。

每逢世界大赛，点球大战都是困扰英格兰的魔咒。1990年、1998年、2006年世界杯，英格兰点球分别输给了西德队、阿根廷队、葡萄牙队。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为备战俄罗斯世界杯进行了点球大战的实战演练。索斯盖特的训练针对性较强，每一次队员如何走到点球点的过程都被精心指导。这就像年轻教师的备课预演，因为有益于在临时时稳定心神。他们的先见之明得到了回报，八分之一决赛中出现了英格兰被追平的状况。英格兰点球以5:4战胜了哥伦比亚，得到了最后一张8强的入场券，这就如圣人孟子说“引而不发，跃如也”。这种与命运抗争，未雨绸缪，从容等待时机，也是男子汉的特质之一。

4 “男子汉”精神与特质发生的机缘

如果说到个体，那机缘真是多到不可胜数。然而精神有大有小吗？25岁的比利时国脚卢卡库是这次世界杯进球最多的人之一。然而他对小时候的贫穷记忆犹新。他六岁那年家里揭不开锅，妈妈把悄悄掺水的牛奶端给他喝，这被卢卡库看在眼里。他默默地发誓，再也不要让母亲过贫穷的生活。贫穷不是过错，贫穷可以无奈，也可以励志。贫穷一方面是治国者要思考的改善政策如何，而贫穷对个体来讲也许是励志的源泉。显然，“人格中的个体倾向可能会加工和整合人的行为”^[14]，而且“人格是个人的内在力量与一致的态度、价值和知觉(perception)范式的复合体相关联”^[15]，显然，这属于学术上的理解。刚强的卢卡库刻苦训练，在这次比利时对阵巴拿马的首场比赛中，卢卡库一人就踢进两球。在进了第一个球之后，他对着镜头飞吻，高声喊道：“妈妈！”你觉得最基本的人格与生活励志所携带的精神力量小吗？它始终包含在此次世界杯人类情感和进取精神的总合之中。所以，无论从“或大或小”的精神的动因上看，足球“男子汉”，从根本上说，他们的人格特性中必须包含对胜利的渴望，当然，还要守规矩，“自我控制”^[16]。

我们会看到世界杯胜利之时的狂欢和喜悦，也有失败的沮丧。“胜不骄、败不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都是人类励志与积极期待的警句。体育也如是，但胜利的机会来之不易，人类智慧与人格在此时需要接受考验。如果承认失败，那么随后呢？昔日的王者4年就懈怠了，如德国队，但下一步棋不得而知；高卢雄鸡则用了20年的考验重回足球宝座，这都是很恰当的例子。然而重大的国际比赛，国家的名誉会一下子超越人类体育健身的标尺，因为这种重大胜败会留在世界的记忆里，也许和个人性的励志意义有所不同，或不在一个向度上。

中国和日本最早的一次足球比赛，是在1917年5月8日在日本东京芝浦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上，日本足球队以0比5败给了中国队，又以2:15输给了菲律宾队^[17]。“虽然这次足球比赛惨败，但是由于受这次大会的刺激，却促进了日本足球的普及，使日本足球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17]，也是日本开始探索足球普及和励志的一个重要标记。他们没有忘记，大比分惨败的历史记忆马上拥有了意义，“意义的历史”^[18]总是具有跨时空的调动意义。中央台改编的关于日本足球百年成长的纪录片，而成长历程恰恰是从1917年败给中国队开始，成了举国励志的标记。于是他们开始探索足球，倾全国智慧、寻找励志的象征和动力，以及卓有成效地组织学校足球与青训等，所以日本足球作为亚洲的案例值得研究。当然世界上群体翻身与个体励志双重成功的案例也可以找到。

这次世界杯克罗地亚人展现了一群不知疲倦的男子汉的强大意志力，踢得风生水起，大力神杯仅仅是擦肩而过，仍令人敬佩，展现了地理小国如何在世界民族之林大放异彩。然而，当克罗地亚驻华大使奈博伊沙·科哈罗维奇(Neboja Koharovi)在解释小国大成就的时候，让人可以明显感受到文化的差异。他说：“在我们的传统中，很难想象年轻人会不参与某项体育运动。对男孩来说，尤其如此。”^[19]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地中海地区的审美观，认为外表比其他一切都

重要。——除了参与体育运动以外,还有什么能带给一个人健美的外表呢?”^[20]

这种思维模式源于“民族长期被迫守卫疆土而发展出了强健体魄的文化”^[21]。所以克罗地亚的男人们总是和战事、竞技和健美联系起来,而且他们享受生活与愉悦,善于临场展示激情与男子汉魅力。

5 中国“男子汉”精神与特质的培养与转化

“男子汉”精神与特质的培养,是国民性的塑造问题,需要通过学校教育来实现,尤其是要通过学校体育教育来实现。一百年来的学校教育与体育(含足球)研究的国际国内学术成果,并没有良好地转换到学校发展系统中去,被高考战车胁迫的中国学校教育总是问题多多,就像中国的足球始终找不到方向一样。20 世纪 60 年代前的学生“劳卫制”颁布后,学生大面积出现在操场上,努力达标,掀起了青少年锻炼的风潮。这是一次成功的扭转不锻炼民风(从大面积中小学普及教育入手)的范例,但如果我们将此事定位的话,它是一次卓有成效的改变学校青少年体质体能的制度,因此是他律的成果。

而今日看来,当体育自觉难于实现的时候,他律仍是必要的。如是,当今的学校体育稍有改观的情况下,一个重新酝酿的学校青少年体育锻炼新标准已经再也不能推延了,这涉及重视不重视体育的问题。如果学校数理化文科考试有标准,英文考试有标准,那么体育考试与达标也应该有标准,而且体育考试与达标应先于书卷和英文考试,不达标者不能毕业。让那些蜷缩的宅男宅女们走出房间到操场去锻炼。学生的励志最先从操场上实现,只有拥有健康体魄的民族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足球“翻身”、学校体育改观到国民身体素质提高,百年空喊口号不认真落实已成积习。因此国民体育从青少年和学校体育(体育课程与课余体育活动)变革目前只有走他律一途。所以中国学生的体育锻炼需要制定可以检查的标准,如体育课严格的测评标准,并极力提议尽快建立类似过去“劳卫制”的更新标准。而且,初高中、大学的体育测评必须纳入升学第一标准。唯如此或许还需要至少数十年才能达到青少年和国民体质、体能的普遍健康水准,因为已成积习的懈怠的体育课和不自觉的业余体育活动如今只有他律的办法。从 100 年的中国体育与各国比较体育锻炼情况判断,在达成自律之前唯有他律一途。

如此悲情之下,其实不就是把德智体变成体德智吗?然而谁敢动德智体排行顺序的这块奶酪呢?其实,除了亚里士多德的体、德、智、美顺序观以外,我们也早已发现毛泽东(二十八画生)在 1917 年就对国民体育的认知观、体育活动的状况与弊端做了犀利的批判。他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22]他还进一步强调说:“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23]真是一语中的。然而经过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体育仍积习不改,急需警觉。上述体德智的顺序改观和国民体育优先,这一转变或许将成为中国体育和民族健康的决定性的战略出发点。

当我们的学校体育的他律有一天转换成自律的时候,也就是学校青少年锻炼成风气的一天,这时候的“男子汉”精神自然就具备了。这需要抛弃“锻炼影响学习”的观念,国家、社会、校长、学生、家长要积极卷入期间,把锻炼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体育锻炼和达标就是学习成功的前提和组成部分。这样才能从口头上标榜的德智体,真正落实到身体锻炼先行的境界。在锻炼项目的选择上,足球这项运动对学生的育人作用是明显的。它能够磨练学生的意志,包括团结苦练(指团队精神和高强度比赛)、摔倒不叫停、坦然接受失败(用以激发斗志),以及在运动伤病(运动伤病发生的几率远远低于现在的车祸!)中成长。

从农耕到了现代社会,人人都要上小学中学大学,显然学校是现代人生实现理想和成就的出发点。而除了刻苦读书的特定历练手段,就没有别的了吗?非也!“男子汉”精神和智慧的历练还来自于学校体育,包括足球。如果单纯说校园足球、青训、职业联赛的良性连接,当然是最好的

系统设计之一。但是实践起来一定不是单纯靠企业和个人支撑,国家级别的体育设计也必须是统筹的和专业的,它不只是技术的,还是哲学的、文化的、教育的、勇健的和智慧的。

中国足球发展的举国体制在于将顶层设计紧紧连接—青训—学校体育的链环,而足球等项目中“男子汉”精神与特质的培养基础就在于下端环节的学校。中小学学校拥有通过体育课程和体育活动(含足球)培养青少年实现理想和梦想的责任;对足球等体育运动的兴趣需要身体强健、知识和道德的基础,各国的经验都包括“学习、踢球两不误”,而且学习和踢球、人品和球风浑然一体。其中励志和苦练是必须的过程,包括偶然性的伤痛磨练(从古至今男子的“成丁礼”历程)与考验。要经过应对失败的历练,并成为励志的起点,有时不仅隐含着遥远的“族性”(ethnicity),也涉及时间与场景的历史记忆。“能受天磨真铁汉”“失败乃成功之母”,然而这种精神的和象征的动力何在,值得深刻思考。

6 小结

2018年足球世界杯赛的体育人类学聚焦,即所谓“男子汉”的精神与特质从哪里来的问题,涉及人格与情感、族群认同与文化差异、哲学与国策选择,以及区域文化中的文体地位与民风。这次世界杯男子足球显示的普遍的强健、勇猛、团队整合和急速变换是最为突出的。如果说前两项是必有的话,那么第三项和第四项是这两届世界杯转型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然而强健、勇猛、团队整合与急速变换均需要自制的理念与实践,它们都是包含在不断变换的“男子汉”特质之中。“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24]经常展现为体育运动团队认同与象征的基础,也可以是“男子汉”精神与特质的动力源泉。

只是该术语的范畴涵盖过于宽泛和充满学理性,在一些具体的人群聚集特征的讨论中难于聚焦,而由俄文 соборность(共聚性)引入的英语词 sobornost 是指人群(特别是小型的活动群体)的自觉的特定聚合特征,在诸如宗教(仪式)、民俗、体育、艺术活动,以及因情感、兴趣、偏好和理念的友情聚会中呈现。从俄国人的观看体育、戏剧的人群共聚的庄重特征^[25],到赫兹菲尔德描写的希腊克里特岛村民的随性聚会^[26],以及中国闽东、闽南的隆重村戏(庄孔韶手稿《金翼山谷冬至的戏剧、电影合璧生成研究——一个跨学科实验的人类学诗学》),都有关于地方人群聚合原理的径直解说。为此,我们倒是提议在群体性体育项目(如足球)的共聚性考察中,除了从抽象的和学究气的族群认同原理诠释,其背后尚可找到更为具象的和直接的原因与动力解说。

亚洲体育和足球大多推崇集体和共同体^[27](其他还有俱乐部和社团的概念)的团结与协调一致(同德国实践的机器美学可有一比),因此各国足球运动个体融入教练、球员、学校和球迷组成的群体认同方式与运作需要研究。其中哲学、民风(如中国各地)、他律、自律和不同情境下的集体认同训练很重要,需要关注德国和日本已有的成功的足球“举国体制”和文化整合方式。在中国,足球发展急需体育与教育整合、职业球赛—青训—学校系统贯通^[28],而今迈步从头越,长期的和短期的体育设计均需要跨学科的、专业的综合论证和评估。

参考文献:

- [1] 庄孔韶. 何谓足球的人类学研究——一个中德足球哲学实践的对比观察[J]. 开放时代, 2018(1): 184-195.
- [2] CHARLES KEYES.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M]. Seattle: UW Press, 1981: 4-30.
- [3] F U 罗格纳. 风靡世界的西班牙斗牛是如何起源的[EB/OL]. (2016-07-02). <https://cul.qq.com/a/20151227/019892.htm>
- [4] DAVID D. Gilmore,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M]. Seattle: UW Press, 1990: 4.
- [5] 张颖. 红白格子的秘密[EB/OL]. (2014-06-12). http://news.ifeng.com/a/20140612/40698741_0.shtml.
- [6] 刘畅. 时尚与政治相结合, 俄罗斯球衣蕴含“后苏联美学”[EB/OL]. (2018-09-12). <http://sports.east-day.com/a/180708232212041000000.html>.
- [7] 刘静涛. 不卑不亢的球队最可怕[N]. 北京晚报, 2018-06-15(08).

- [8] RORT SMITH. Russia welcomes the World, for Better or Worse[N]. The New York Times, 2018-06-13(07).
- [9] 吾云. 欧洲红魔为啥成了“内江队”[N]. 北京晚报, 2018-07-13(42).
- [10] 艾密尔·鲁特维克. 俾斯麦传[M]. 湖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 29.
- [11] 鲍森魏因. 勒夫[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4: 421.
- [12] 徐江. 德国战车的非典型失利[EB/OL]. (2018-09-15). https://www.sohu.com/a/236363594_358931.
- [13] 郑道锦. 巴西告诉德国: 问题不在 tiki-taka 而是你没踢出 tiki-taka[EB/OL]. (2018-06-28). <http://sports.21cn.com/international/gjd/a/2018/0628/09/32950619.shtml>.
- [14] Cara Dubois: The People of Alor. A Social-Psychological Study of An East Indian Island[M]. New York: Harper, 1944: 20.
- [15] 维特·巴诺. 心理人类学[M]. 瞿海源, 许木柱, 译. 台北: 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7: 10.
- [16] 德斯蒙德·莫里斯. 为什么是足球?[M]. 易晨光,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 54.
- [17] 1917 年の日本サッカー | 日本サッカーアーカイブ?[EB/OL]. (2017-04-10). <http://archive.football-japan.jp/user/scripts/user/history.php?year=1917>.
- [18] Goran Aijmer. Anthropology in History and History in Anthropology,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C], 2017.
- [19][20][21] 克罗地亚大使: 在我们的传统中, 年轻人不运动不可想象?[EB/OL]. (2018-09-16). http://www.sohu.com/a/241534027_503597.
- [22][23]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 体育之研究[J]. 新青年, 1917, 2(3): 1-6.
- [24] CONRAD PHILLIP KOTTAK. 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M]. Seattle: UW Press, 1994: 51.
- [25] 陈世雄. 都市戏剧与民众的“共聚性”[J]. 中国戏剧, 2004(8): 12.
- [26] MICHAEL HERZFELD. The Poetics of Manhood[M].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59.
- [27] 孙科. “足球的发现”与中国足球振兴——《体育与科学》学术工作坊“足球的发现: 历史—文化—地理”纵横谈[J]. 体育与科学, 2018, 39(4): 1-7+14.
- [28] 孙科. 心态·体制·形式——中国校园足球改革障碍及其突破策略访谈录[J]. 体育学研究, 2018(1): 83-94.

Where are the Spirits and Traits of Hero – Man from?

—— Focused on the Anthropology of Sports of 2018 FIFA World Cup

ZHUANG Kong-shao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 on 2018 FIFA World Cup, that is, where are the spirits and traits of man from? It is related to the spiritual motivations of sports, including the fundamental humanity and familial identity, and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ethnic identit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s among nationalities and ethnic groups, it is found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wa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football – playing i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op – level competitions, and youth training and school sports. What’s more, contemporaril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pirits and traits of man in football – playing and other sports mainly relies on the heteronomy and autonomy of school sports, which must be prioritized without losing any chances. That is because the necessary ‘coming of age’ place for youth growth and inspiration is just the playgrounds on their school.

Key words: ethnic identity; copolymerization; the way of civil and military; youth training; school sports; competitive wisdom